



泰州与孔尚任《桃花扇》

孙建国



2010年4月7日晚上8点,《桃花扇》自1699年在泰州首演后,时隔310年重回故里,在梅兰芳大剧院隆重演出。江苏省昆剧院演出的青春音乐版的昆曲《1699·桃花扇》,带给全场观众全新的视听享受。

我们在审视和享用昆曲《桃花扇》这一文化遗产的同时,把更多的关注投入到这场视听盛宴“回家”的象征意义上。孔尚任,这位孔子第64代孙,当年以水利官员的身份抵达泰州。他或许没有想到,这座水城修改了他的身份。当他离开这里时,他的官职已经无足轻重,而他在这里完成的剧作却使他名噪天下,这就是《桃花扇》。

据说,310年前,《桃花扇》由泰州富商俞锦泉的家班排练,并完成了它的首演。此后300多年间,《桃花扇》以舞台剧的形式广为流传。2010年4月7日上午,该剧主创人员还专程来到当年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所在地——凤城河桃园,各自认养了一棵桃树。桃园内,绯桃正艳,暗香浮动,孔尚任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欣慰的。

一、孔尚任的泰州因缘

说孔尚任与泰州有着特殊的因缘,是因为孔尚任三年的泰州之行。历史定格在1686年至1689年,短短的三年,揭开了他生命历程中光辉灿烂的一页,成为他一生成就的关键三年。

孔尚任成全了泰州,泰州也成全了孔尚任,这实在是一种相辅





相成的有趣关系。我们有必要围绕《桃花扇》的诞生,探寻孔尚任的这段人生轨迹,品味一下他的泰州之行。

孔尚任(1648年-1718年),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他是清初诗人、戏曲作家。时人将他与《长生殿》作者洪昇(钱塘即今浙江杭州市人)并论,称“南洪北孔”。

孔尚任生平有三阶段:青年时代隐居,中年出仕,晚年再隐居。孔尚任的一生,因讲经而出仕,因治河而清醒,因写作《桃花扇》而罢官。孔尚任出生时,正值清军入关(1644年)不久,山东地区还很不安定,年少的他在父亲带领下,到曲阜城北二十五公里之外的石门山里读书。后来,他像当时的很多读书人一样,参加了清朝举办的科举考试,19岁时考取了秀才。后来多次再考,也没有考出什么名堂来,心中非常郁闷。

他听了族兄孔尚则讲述南明弘光遗事及秦淮名妓李香君血溅桃花扇的轶闻之后,萌发了创作一部反映南明兴亡历史剧的浓厚兴趣。幽雅安静的石门山,是他创作的最佳去处。于是,孔尚任开始了《桃花扇》的构思和试笔,但“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桃花扇本末》)。毕竟,石门山的附近就是热得发烫的曲阜城,就是可以接近皇帝的名利场。对于中国的儒生士子们,它或许比清冷的石门山有着更加摄魂的魅力。

历史给予了孔尚任一个机会,也给泰州留下了深厚的历史意蕴。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10月,康熙任命39岁的孔尚任为治河钦使,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去淮扬七邑(泰州、淮安、高邮、宝应、盐城、兴化、如皋)治理水患。





孔尚任带着官场的得意和为民造福的豪情离开京城，乘船沿着京杭大运河出天津，进山东，渡淮河，朝着泰州这个苏中名城走来。

然而，孔尚任到达泰州不久，就受到了泰州知府施世纶的冷遇。原因很简单，一是以前治水的官员骚扰地方，只管自己花天酒地，吃喝玩乐，不顾人民的死活，导致地方官员对朝廷治水官员的不信任。二是孔尚任的戏曲当时已有名声，“百无一用是书生”，只会舞弄笔墨，不懂水利的文人如何治得了水患？施世纶对孔尚任有股来自心底的轻视。历史上的钦差与地方官员历来不大融洽。一方是怀揣朝廷的圣旨，志在必得；一方是天高皇帝远，外来的水泼不进。不久，二人在治河问题上出现分歧，于是各自上书朝廷，闹得不欢而散。朝廷也举棋不定，河工为之停顿。

转眼间便到了新年。治河计划已无法实施，冷酷的现实让孔尚任倍感痛心，只能无奈地放下治河雄心，重新开始他念念不忘的《桃花扇》创作。为了避人耳目，孔尚任从北园（现已不存在）搬迁至陈庵一间普通的房子里，开始了《桃花扇》的深度创作。泰州的陈庵也从此载入中国戏曲辉煌发展的史册。

二、泰州三年，见闻充实《桃花扇》

为什么孔尚任从他“未仕时”就“拟作此传奇”，直到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才“书成”呢？我觉得倒是“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见《桃花扇本末》）这两句话，透露出他迟迟不能成书的心病。在泰州的三年，对于孔尚任来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

首先是广交南明遗民，了解南明遗事。他在扬州、泰州、兴化、如皋等地，结识了明亡后不出仕的遗民，如黄云、许承钦、杜浚、冒襄、石涛等人，“所话朝皆换，其时我未生。”对他了解南明遗事，大





有助益。其次是广结昆曲行家,熟知昆曲艺术。他结识了昆曲作家吴绮、徐旭旦和“声伎甲江南”的俞锦泉等人,更有助于他把握昆曲艺术。在泰州三年期间,孔尚任去过扬州。扬州是抗清名城,城破后,清兵大肆屠杀十天,史称“扬州十日”,民族英雄史可法的衣冠冢在城外梅花岭。孔尚任又去过南京一趟,过明故宫,拜明孝陵,游秦淮河,访问遗民画家龚贤、程邃等,还到栖霞山白云庵拜访道士张怡(即《桃花扇》中的特殊角色张瑶星),《桃花扇》中有些重要史实,无疑得于张怡的提供。

这些经历的收获很大,不仅得到更多的创作素材,还亲自观看了明南都(南京)的地理环境。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孔尚任不再有“见闻未广”的顾虑。至此,创作《桃花扇》的条件完全成熟了。

孔尚任在泰州三年深度创作《桃花扇》,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天时:治水无望,有时间有精力有热情来创作;地利:泰州与《桃花扇》故事发生地点南京、扬州相距不远,方便实地考察;人和:《桃花扇》故事中的人物、事件等素材,在泰州可以大量收集到。如果孔尚任当时还是在曲阜或北京,就不可能具备如此充足的条件。

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入北京,明亡;随后,清兵入关,建立大清国。南京的明朝旧臣建立了弘光政权。冒辟疆作为明代遗民回归故里如皋水绘园隐居。清兵平定全国后,康熙年间,清廷开“博学鸿儒科”,下诏征“山林隐逸”。冒辟疆也属应征之列,但他坚辞不赴。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他以明朝遗民自居,淡泊明志,决不仕清的心态和节操。与此同时,他缅怀亡友,收养东林、复社和江南抗清志士的遗孤。1686年,年已75岁的冒辟疆得知孔尚任要拜见他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不顾年老体弱,从如皋赶到泰州(一说是





扬州)与孔尚任相见。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很快成为知己。孔尚任 40 岁生日那天,冒辟疆又特地从老家如皋赶到泰州(一说是兴化)来祝寿,并与孔尚任同住了 30 天。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冒辟疆的夫人董小宛(1624 年-1651 年),与《桃花扇》的主人公李香君同为“秦淮八艳”,是亲如姐妹的好朋友,而冒辟疆与《桃花扇》的另一个主人公侯方域又是亲如兄弟的好朋友。那么,冒辟疆可以说是侯方域的“连襟”。他对南明政局、侯李姻缘、复社名流与阉党的斗争了如指掌。他与孔尚任同住了 30 天,详详细细地讲述了这些故事。这样,极大地丰富了《桃花扇》的创作素材。

此外,孔尚任还专程到扬州参拜史可法衣冠冢,激发了他的民族意识,对深化《桃花扇》的主题起到了促进作用。站在扬州史可法衣冠冢前,默读着衣冠冢前的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孔尚任泪流满面。回到泰州后,他废寝忘食,殚精竭虑,满怀对民族英雄史可法的深情,在《桃花扇》中对南明亡国之痛作出深刻的反思。

三、馈赠给泰州的文化遗产

孔尚任在泰州陈庵深度创作《桃花扇》,是我们泰州文化特别是泰州戏曲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元素。如果说,泰州成就了孔尚任,泰州和孔尚任《桃花扇》结下特殊的因缘,那么孔尚任《桃花扇》馈赠给泰州的文化遗产,则值得我们学习、宣传和发扬光大。

陈庵原址在如今的迎春大桥西侧 50 米处迎春路上,也属于凤城河风景区范围,因城市改造而拆除,现在桃园完美地复制出来。桃园陈庵就是《桃花扇》在泰州文化的地标。桃园是根据孔尚任 300 多年前在泰州陈庵创作《桃花扇》传奇的历史事实而命名的。桃园传奇又与梅(梅兰芳)园京剧、柳(柳敬亭)园评话相联,三园一线,构成“泰州戏





曲文化三家村”，成为泰州也是中国戏曲文化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孔尚任馈赠给我们泰州的桃园陈庵，其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走进桃园陈庵，只见一袭青衫，一把折扇，一盏孤灯。多少个不眠之夜，孔尚任孤单的背影徘徊在薄薄的纱窗前。官场的黑暗一次次无情地摧残着他曾经凌云的壮志，仕途的坎坷使他曾经明亮的眸子，如今盛满哀伤与落寞。一部《桃花扇》，凝聚了孔尚任一生的情与思、血与泪；一部《桃花扇》，诉尽亡国之恨、颠沛流离之苦。美丽的桃园，爱情的桃园，神奇的桃园。《桃花扇》的千古传奇在这里尽情演绎……

在这里，我们不会忘记《桃花扇》中的核心情节：李香君血溅桃花扇。让我们把镜头回放到 300 多年前南京著名的秦淮河吧。明清两代，秦淮河两岸妓院林立，是著名的红灯区。而这里的夫子庙却是科举拔贡的庄严场所。

四、借古鉴今敲响警钟

孔尚任的泰州三年，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意义非凡。此前，他只是个一心专读圣贤书、一心要做模范官的正统儒生。是泰州三年使他脱胎换骨。他由一个原来多少有点脱离实际的、不甚了解中国国情的知识分子，变为用戏曲作史笔，“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创作了中国古代戏曲史上唯一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桃花扇》。

这是用戏曲形式写就的一部《史记》，用戏曲形式写就的一部“过明论”，它总结的不光是南明王朝的失败，而且是汉族政权、封建统治，更是儒学的失败。

《桃花扇》中的几个儒生形象，不论是魏党派系的马士英、阮大铖之流，还是东林复社的侯方域之辈，都没能承担得起救国救民于





危难之际的使命,党争的党争,乡愿的乡愿,更有陷于温柔乡不能自拔者。剧中歌颂的是秦淮名妓李香君、社会底层艺人柳敬亭、苏昆生等,而不是上流社会的儒生。

剧作以李香君与侯方域比照,见识节操之高下、政治立场之强弱、爱国情绪之多少,展现了人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剧作以儒教的老赞礼起端,却以张道士指点迷津、男女主人公双双“入道”终结。这些情节,均有深意存焉。

儒生的无能、儒教的失败,儒家的门户党派之争斗和伤害,竟由孔夫子的后裔孔尚任来指点、来总结、来表现,其一字一血、痛心疾首的况味,可以想见。

所谓“历史感”,就是“让人意识到历史已经死去,又让人意识到历史依然活着”。真正的历史剧就是担负这一使命的。《桃花扇》所表现的那种历史感,也已成为新时期中国人的一种精神遗产。历史的力量和民间的力量,都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和振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早就说过,《桃花扇》不是爱情剧,而是政治剧。《桃花扇》说到底是一个爱情喜剧与政治悲剧的综合体。爱情喜剧的结果是偶然的,因为所谓侯李相会只不过是一个可能的结局。而政治悲剧的结果是必然的。看一部《桃花扇》中,皇帝沉湎酒色,大臣卖官鬻爵,文臣爱财,武将怕死,几乎中国历史上王朝腐败的所有因素都集合到了一起。如果说李自成和清王朝对南明小朝廷的存亡有一定偶然作用,那南明的统治者腐败成性,必然要自取灭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桃花扇》给我们每一个人敲响了警钟。

此外,《桃花扇》成为明清传奇的巅峰、中国古代戏曲的绝唱,





它的艺术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可以说,它是中国古代戏剧的最后一部杰作,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创造性。尤其是作品的结局打破了古代戏剧常见的大团圆模式,给读者或观众留下了更大的思考余地,体现了孔尚任勇于创新的精神。

《桃花扇》一问世即引起轰动,前朝文人、士大夫和平民争相观看,或激愤,或切齿,或歌哭,或叹息。孔尚任的朋友顾彩将之改变为《南桃花扇》,换了结局,“令生旦当场团圆,以快观者之目”。孔尚任对这种改动十分反感,因为他的《桃花扇》一改以往“小家子样”的团圆俗套,其“离合之情,兴亡之感,融合一处,细细归结。最散最整,最幻最真,最曲折最直接。此灵山一会,是人天大道场”。这种最幻最实、恢宏中笼罩着悲凉的历史人生意味,正是后世观众感慨万千,纷纷题词,不断品评的因由,也是该剧作为一部伟大悲剧的历史影响力与穿透力之所在。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动力,也是一个城市文化的活力所在。在当下社会,我们更需要弘扬孔尚任《桃花扇》的创新精神,为文化泰州建设和泰州美好的明天,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本稿由泰州市社科联推荐 沈 嵘、顾 佳整理)



孙建国, 1957年7月出生, 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宣传部部长、副教授, 泰州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会员、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会员、泰州市梅兰芳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高校思政研究会高职高专分会副秘书长。在《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戏曲研究论文和儿童文学研究论文 300 多篇。出版《欢乐号飞船》、《泰州戏曲》等著作 13 部。主笔创作的电视专题片《生命之约》获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

